

Honore' Bab

傅雷译文集

Romain Rollan

Honore' Bab
Voltaire
Romain Rollan

傅家冲文集



傅雷译文集



第三卷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合肥

责任编辑 江 奇 勇

装帧设计 蒋 万 景

傅 雷 译 文 集

第 三 卷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1.5 插页: 2 字数: 410,000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20,000(内精装3,000)

统一书号: 10102·936 平装定价: 2.60元
精装定价: 3.80元



六十年代初和夫人朱梅馥合影于上海寓所



《都爾的本堂神甫》《比哀蘭德》二稿，譽清稿封面

皮羅多和夏波羅他的朋友來往十二年，從來沒想到研究一下為什麼夏波羅對迎瑪小姐心謹慎到這點。皮羅多住到那聖女家去的時候，心境彷彿一個如願以償的情人；即使他不是大資遣送，毫無眼光，當時的快樂也蒙住他的眼睛，不可使信量迎瑪小姐的品性，致產到和他日常遲疑的分寸。副堂長遠的看來，而且一心想著住在她家裡的享受，看的時候遲戴著有色眼鏡，只覺得迎瑪小姐是個完人，是個地道的基督徒，心地慈惠的人，福音書上的女子，端莊的淑女，渾身都是平凡而樸素的美德，俗世的生命已經有著天國的氣息。皮羅多就像一個人望眼欲穿的东西到乎以後那樣的興奮，像小孩兒那樣的天真，像毫無閱歷的老年人那樣糊塗，好比蒼蠅投入蜘蛛網一般闖到迎瑪小姐的生活中去。他在老姑婆家寄宿的第一天就留在女主人的客廳裡脫不了身，一則有心和她交際，二則他是那種膽小的人，會莫名其妙地畏縮，生怕失禮，不好意思打斷話頭起身告辭。結果他坐了一黃昏。

當晚來丁另外一個老姑婆，皮羅多的朋友，叫做沙羅蒙·特·維勒諾阿小姐。迎瑪小姐居然能湊成一局波斯頓，好不自意。副堂長上牀的時候覺得一個夜晚過得很愉快。他跟迎瑪小姐和脫霍德神甫並不相熟，對他們的性格只看見一個浮面。本來很少人會一開始就暴露自己的缺點，總盡量裝出一副動人的外表來。皮羅多與神甫的私下盤算，從此晚上可以信迎瑪小姐清道，不必出門了。

女主人當年有個做夢一天，在心目中滋長。那是老年人和漂亮太太都會有的，在迎瑪小姐身上卻變成一股強烈的痴情，和皮羅多過去至近夏波羅的住屋差不多，再加像他的天生

(17-40-684)

而兩維道：「只有四個人，咱們的波斯頓不一定能每天成局。」

「像我這樣的老兵，只管拿着茶老坐吃，會有什麼事呢？律師到夜間總是空閒的。」

他又轉着金齒的神氣補上一句：「並且你自會有客人上門，我敢擔保。」

維奈道：「你只有對普羅凡的政府派，跟他們頂下去，就坐在地方上大口大口，就有許多人捧你。你也只求一個沙龍同普羅凡家打對台，弄：他們。人家笑我們，我們照樣回敬，何必那幫口的人根本對你不留情地！」

「怎麼呢？」西爾維問。

內地自有一些無洞會把這個圈子裡的閒話傳到另外一個圈子去。所有排作兩個針線面的人家對洛格龍塔弟的議論，維奈全都知道。助理律事重改古學家台平諾里不屬於任何黨派，他扣別的幾個超然派的人，按着內地的習慣把能到的話告訴別人，被維奈利用上了。那天晚上，險險的律師搬出普羅太：取笑的話，還加油漆諷刺的尖刺毒。他揭穿洛格龍和西爾維開的夾柄，激憤他們，挑起他們的仇恨；兩個冷血動物也正需要一些養料來培養他們的脾氣的惡感。

過了幾天，維奈把太，帶來了。她文雅，腼腆，既不難看也不好看，性情溫和。對自己的不幸感受很深。淡黃而乾，穿著很樸素，帶着一個寒酸的家，顯有些勞累。這樣的女人，西爾維再中竟沒有了。維奈太，看着西爾維的舉子不以為意，她屈服了，向西爾維低頭也無所謂。從她凸出的眼睛上，粉紅的嘴唇上，溫柔而惶惶的眼神中，可以看出她依舊

第三卷说明

本卷收辑傅译巴尔扎克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《比哀兰德》和《搅水女人》等三篇作品，在《人间喜剧》总目里，均属“风俗研究编”的“内地生活栏”，归于《独身者》这一总标题之下。

傅雷先生曾把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与《比哀兰德》合为一册，于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发行；《搅水女人》单独成册，前此一年出版。巴尔扎克全集本里，把这三篇作品合为一卷，排列依次为《比哀兰德》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和《搅水女人》，构成《独身者》之一，之二，之三。这是三篇各自独立、不相统属的作品，傅译本把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置于《比哀兰德》之前，译者序也按此次序先后论列，兹为保持傅译的本来面目，作品的前后悉照原书排列，未加更动。

目 次

都尔的本堂神甫	1
比哀兰德	97
揽水女人	289

巴 尔 扎 克

都 尔 的 本 堂 神 甫

Honoré de Balzac
LE CURÉ DE TOURS

Edition "Classiques Garnier", Paris 1950

插图作者: Charles Huard (查理·于阿)
木刻作者: Pierre Gusman (比哀·居斯芒)
(按照 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译者序

一八三三年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初次出版，题目叫做《独身者》；独身者一字用的是多数，因为书中几个主角都是单身人。作品未写成时，巴尔扎克曾想命名为《老姑娘》^①；用《独身者》为书题出版以后，一度又有意改为《脱罗倍神甫》；直到一八四三年以《人间喜剧》为全部小说总名的计划完全确定的时候，才改作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，而把《独身者》作为《比哀兰德》，《搅水女人》和这篇小说的总标题^②。作者身后，一切版本都合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与《比哀兰德》为一册，《搅水女人》单独一册；只有全集本才合印三部作品为一册。

这部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，一个是老姑娘，一个是脱罗倍神甫，一个原来为大堂的副堂长，后来降级为郊外小堂的本堂神甫。作者一再更动题目，足见他对于小说的重心所在

① 一八三六年巴尔扎克另外写了一部题作《老姑娘》的小说，按性质也可归在《独身者》的总标题下，但作者列为《竞争》的第三部。

② 一八四五年作者编定的《人间喜剧》总目，共有一百四十三部小说，分作“风俗研究”，“哲学研究”，“分析研究”三编。“风俗研究”编又分为“私生活场面”，“内地生活场面”，“巴黎生活场面”，“政治生活场面”，“军事生活场面”，“乡下生活场面”六大项目。在“内地生活场面”中，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，《比哀兰德》和《搅水女人》三部小说另成一组（以几部小说合为一组的编制方式，在《人间喜剧》中是常用的），称为《独身者》之一，之二，之三。

有过长时期的犹豫，最后方始采用他对待《赛查·皮罗多》和《邦斯舅舅》（《邦斯》一书原来他想题作《两个朋友》）的办法，决定以不幸的牺牲者，无辜受辱的可怜虫作为故事的主体。

迦玛小姐是承包脱罗倍和皮罗多两个神甫膳宿的房东，她气量狭小，睚眦必报，又抱着虚荣的幻想。脱罗倍是工于心计的阴谋家，只想在教会中抓权势。皮罗多则是天真无知的享乐主义者，也是率直笨拙的自私自利者。同居的摩擦使迦玛小姐和脱罗倍通同一气，花了很大的力量，使尽卑鄙恶毒的手段，迫害一个忠厚无用，不堪一击的弱者。琐碎无聊的小事所引起的仇恨不但酿成一幕悲惨的戏剧，还促发了内地贵族和布尔乔亚的党争，甚至影响到远在巴黎的政客。不管内容多么单调平凡，巴尔扎克塑造的人物，安排的情节，用极朴素而极深刻的手法写出的人情世故和社会的真相，使这个中篇成为一个非常有力和悲怆动人的故事，在《人间喜剧》中占着重要地位。

正如作者用过几个不同的书名，我们研究的时候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线索：老处女的心理特征和怪僻，脱罗倍的阴狠残忍，皮罗多的懦弱与愚蠢，都可作为探讨各种典型面貌的中心。象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，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不是有好几个人物刻画得同样深刻，性格发展得同样充分，每个角色都能单独成为一个主体的。但我们现在看来，最有意义的或许并不在于分析单身人的心理，而尤其在于暴露政治和教会的内幕。出家人而如此热中于名位，对起居饮食

的舒适如此恋恋不舍，脱罗倍为此而不择手段（他除了在教会中希图高位以外，还觊觎皮罗多的住屋），皮罗多为此而身败名裂：岂不写尽了教士的可笑可怜，可鄙可憎！开口慈悲，闭口仁爱，永远以地狱吓唬人的道学家，原来干得出杀人不见血的勾当！自命为挽救世道，超渡众生的教会，不仅允许宣教师与政府相互勾结利用，为了满足私欲而颠倒是非，陷害无辜，教会本身还做脱罗倍的帮凶，降了皮罗多的级位，还要宣布他为骗子。虽然巴尔扎克又是保王党，又是热心的旧教徒，事实所在，他也不能不揭发君主政体的腐败与教会的黑暗。即使他不愿，也不敢明白指出教会的伪善便是宗教的伪善，作品留给读者的印象终究逃不过这样一个结论。

《比哀兰德》是另一情调的凄凉的诗篇，象田间可爱的野花遭到风雨摧残一样令人扼腕，叹息，同时也是牛鬼蛇神争权夺利的写照。主要事实很简单，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却是光怪陆离；因为人的外部表现可能很单纯，行事可能很无聊，不值一谈，他的精神与情绪的波动永远是复杂的。以比哀兰德来说，周围大大小小的事故从头至尾造成她的悲剧，她遭遇不幸好象是不可解释的；以别的人物来说，一切演变都合乎斗争的逻辑，不但在意料之中，而且动机和目标都很明确，经过深思熟虑的策划和有意的推动：比哀兰德不过是他们在向上爬的阶梯上踩死的一个虫蚁而已。在并无感伤气质的读者眼中，与比哀兰德的悲剧平行的原是一场由大

小布尔乔亚扮演的丑恶的活剧。

巴尔扎克写《人间喜剧》的目标之一，原要替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留下一部完整的风俗史，同时记录各个城市的外貌，挖掘各种人物的内心；所以便是情节最简单的故事，在他笔下也要牵涉到几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特殊背景。在这部书里，作者分析了小商人，也分析了各个不同等级的布尔乔亚；写了一对少年男女的纯洁的爱，也写了老处女和老单身汉的鄙俗的情欲，——他并不一味谴责他们的褊狭，自私，鄙陋，庸俗，也分析造成这些缺点的社会原因，家庭教育的不足和学徒生活的艰苦，流露出同情的口吻；他既描绘了某个内地城市的风土人情，又考证历史，作了一番今昔的对比。贯串全篇的大波澜仍然是私生活的纠纷所引起的党派斗争，只是规模比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更大，作配角的人物更多罢了。置比哀兰德于死命的还是那些复杂而猥琐的情欲和求名求利的野心。农民出身的小商人有了钱，得不到地位名誉而嫉妒同是小商人出身，但早已升格为上层布尔乔亚的前辈；穷途潦倒的律师痛恨当权的帮口；所谓的进步党千方百计反对政府，拿破仑的旧部表示与王政复辟势不两立，骨子里无非都想取而代之，或至少分到一官半职。一朝金钱，权势，名位的欲望满足了，昔日的政敌马上可以握手言欢，变为朋友。拥护路易十八与查理十世的官僚为了保持既得利益和继续升官发财，迫不及待的向七月革命后的新政权卖身投靠。反之，利害关系一有冲突，同一阵营的狐群狗党就拔刀相向，或者暗箭伤人，排挤同伴：古罗上校与维

奈律师的明争暗斗便是一例。至于蒂番纳派和维奈派的倾轧，其实只是布尔乔亚内部分赃不均的斗争；因为当时贵族阶级已败落到只有甘心情愿向布尔乔亚投降的份儿，——世家旧族的特·夏日伯甫小姐还不是为了金钱嫁了一个脓包的针线商？

作者在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中揭破了教会的假面具，在《比哀兰德》中又指出司法界的黑幕。法律既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，也是统治阶级内讧的武器。资产阶级动辄以司法独立为幌子，不知他们的法律即使不用纳贿或请托的卑鄙手段，仅仅凭那些繁复的“程序”已足以使穷而无告的人含冤莫诉。不幸巴尔扎克还死抱着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的信念，认为人间的不义，小人的得志，终究逃不过上帝的惩罚。这种永远不会兑现的正义只能使被压迫的弱者隐忍到底，使残酷的刽子手横行无忌到底。用麻醉来止痛，以忍耐代反抗而还自以为苦口婆心，救世救人，是巴尔扎克最大的迷惑之一。因为这缘故，他在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中只能暴露教会而不敢有一言半语批判宗教，在《比哀兰德》中妄想以不可知的神的正义来消弭人的罪恶；也因为这缘故，他所有的小说随时随地歌颂宗教，宣传宗教；不用说，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，除了拥护君主专政以外，这是我们最需要加以批判的一点。

一九六〇年十二月